



中国高等教育 自主发展路径研究

——学术理念、学术语言与学术评价的视角

(修订版)

潘懋元 主编 陈兴德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 自主发展路径研究

——学术理念、学术语言与学术评价的视角
(修订版)

ZHONGGUO GAODENG JIAOYU
ZIZHU FAZHAN LUJING YANJIU

潘懋元 主 编

陈兴德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究: 学术理念、学术
语言与学术评价的视角/潘懋元主编. -- 修订本.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04-042905-3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制度-
研究-中国 IV. ①G649.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3569号

策划编辑	王玉衡	责任编辑	王玉衡	特约编辑	李知颜	封面设计	王 洋
责任校对	陈旭颖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960 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1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2905-00

谨以此书纪念

厦门大学创办人

陈嘉庚先生

及其友人香港福建商会创办人

杜四端先生

本研究蒙

香港中文大学、密歇根大学

杜祖贻教授

提供研究资助，谨致谢忱！

“借鉴与超越：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成员

课题负责人	潘懋元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顾问	杜祖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密歇根大学） 魏维贤教授（新加坡南洋学会） 刘海峰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成员	陈兴德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刘志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郑宏副教授（厦门大学军事教研室） 李均教授（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陈武元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姚加惠副教授（厦门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朱平副教授（广西大学教育系） 覃红霞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张瑞菁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借鉴与超越：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
专家咨询会（2007年2月5日，厦门）与会专家

- 课题负责人 潘懋元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 顾 问 杜祖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密歇根大学）
魏维贤教授（新加坡南洋学会）
刘海峰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 特邀专家 张应强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朱国仁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
周川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卢晓中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胡建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徐梦秋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李文溥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苏新春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李如龙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谢作栩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史秋衡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序 一

“借鉴与超越：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究”课题在潘懋元教授悉心指导之下，经厦门大学陈兴德博士等9位学者分工合作、深入研讨，以不足三年的时间完成，意义重大，是高教研究的一大喜讯。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进入关键性的时刻。在文化定位、资源分配、制度更张、课程调整、教学措施、科研评审等各类问题上，还未有确定的答案。2008年4月，国内22所大学的领导人组团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进行为期月余的访问。除了学术交流之外，也考察这一所建校具有190多年的公立大学的历史、行政、业绩和计划，以为回国后参考之资。

近年国内高等教育增长之速是史无前例的。据悉，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的人数为83万余，2005年已达310万余。这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教育兴国的决心，也显示出大专院校师生的雄心壮志。然而，在资源有限、时间急促和责任沉重压力之下，遇到的困难一定不少。如何能够做到质量并重、为国家社会作出有理想、能实干的人才，确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潘教授主编的研究报告付梓面世，及时为全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宝贵的意见。报告书包含了学术理念、学术语言和学术评价三个主题，既作出详确的诠释、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评论，又为下阶段的研究奠定基础。笔者得读初稿，深受启迪，因而引起对改进高等教育有关问题的认真思考。谨将读后心得，写入序文之中，以期号召读者，响应潘教授和厦大年轻学者们的倡议，同为实现全国大学为社会育才的理想而效力。

潘教授所主持的研究，识见高远，总括高等教育整个范畴，而不囿于学术标准与科研成果的讨论。可是近年各地大学不断扩张，原有的制度亟待更新，因此今日的高教研究几乎完全致力于行政组织和教学形式的改革，以及师生学术成绩与科技创新纪录的评核。不错，这都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做起来也简单直接，容易取得数据。不过，只重视提高指标，扩展规模和履行评级等项目，一定无法获得改进高等教育的实质效果，因为教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存在于制度和管理之外的。试作简喻：设想以作育英才为使命的大学是一所以生产优质牛乳为业务的牛场。假如牛场的发展策略仅限于改革场内的监管方式和提高牛乳质量的生产指标，则牛场所产牛乳的质量不会因此而

大幅增进。因为除了行政、设施 and 标准之外，还有更基本的因素，如饲料、饮料、运动、卫生、阳光和空气等，都是牛能否生产高质量牛乳的先决条件。同样地，大学师生教学效率的高下和创新能力的强弱，与他们的生活状况、教学环境和科研机会息息相关。因此，在研究高等教育的制度、管理及标准之时，绝对不能忽略进步创新的生产者——大学的师生们。

我们必须确认前者（制度标准等）是末，后者（大学师生）是本。本末必须兼顾。要改良高等教育，固然不应本末倒置，更不可舍本逐末。

笔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多年，并长期担任大学行政和考核职务，也曾海内外不同类型的大学工作，观察过不少成败得失的案例。经过分析与思维，笔者认为成功的大学，都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宗旨明确

人尽其才

地尽其利

时尽其用

兹分点叙述如下。

第一，大学的宗旨明确。不论大学规模大或小，不论所标榜的校训是什么，当踏入校园之时，自然受到其校风的感染。大学师生在愉悦而又沉着的气氛中学习和研究：立新猷而不夸张，遇挫折而不气馁；质疑问难，锲而不舍；敬业乐业，聿毅聿勤。大学的领导人则昕夕筹维，率以协助同人进德修业、尽其所能为首要责任。大学师生既可自由发展，自然就养成高度的自律与操守了。如是风气扇扬，人处其间，求知的动机遽增，创新的信心骤长。古今中外超卓的思想与伟大的发明皆出于理想崇高、宗旨明确和领导有方的学术环境之中。

大学既是文教重地，也是国家栋梁、社会公器，既以研求学问、开发新知为要务，也肩负文化传承、培植人才与强民富国的使命。世上成功的学府，莫不积极经营最佳的科研、教学与服务环境。大学师生在文化理想和科学精神导引之下，彼此策励，协力同心，开拓学术领域，探究专业前程。长期与短期的项目，并行而不悖；理论与应用的计划，相得而益彰。伟大的学府，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第二，大学必人尽其才。大学即使失去了校园，仍可在战火乱离中育才不辍，但大学绝不能失去教师和学生。大学的领导者当为才识兼备、有远见而善用人之士。可是当前不少大学，竟以争取资源和名声为务，于是模仿工商界的经营手法，校领导以行政总裁（CEO）自居，视大学教师为雇员，视学生为顾客，但求提升账面数字、争取短期业绩以居功。反之，成功的大学，在适应社会经济转型之时，也决不动摇其为文教事业台柱和学术科研基地的信念。其一切措施，从人事、财务到基建，乃至课程、辅导与后勤，都在于谋求校内师生生活教学与研究环境的安定与改善，使全校同人都能专心致志，发展他们的兴趣与才能。即使面临极端困难，大学仍尽最大努力去维持教学科研的平稳安定。

在大学里，表扬学术超群的教授和考试优异的学生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会发动英雄式的崇拜，因为大学的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成员都同样重要，整体的实力和全校的进步才是大学的真正成绩。因此，大学不会倚仗某几个特殊人物去争光。大学师生每天都在追求进步和超越，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大学培育后起之秀越多越好，不容自满。可是，此时考得高分的十几岁少年即夸为高考状元，而各校争相罗致；获一科之奖的学者即尊为一代宗师，而特别为之配车建宅。这些景观希望只是发展过渡时期的短暂现象而已。

驰骋分子生物学界数十年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教授，于2008年年初发表他的学术生涯回忆录。他述说，1962年得到诺贝尔奖（生理学及医学）后，当时任职的哈佛大学对他并无任何奖励，直到次年才给他1 000美元的微薄薪资，自己也处之泰然。哈佛大学不必汲汲添花于锦上以助长科学明星的气焰。其无言的讯息是：学海无涯，唯勤是岸。

当然，哈佛大学对Watson教授的冷遇不足为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中所指的英才，是个众数。学生如此，教授也如是。

第三，大学须地尽其利。成功的大学，必能善用其特有的地理和物质条件，借以在基本课程与科研之外，开发其特别的优势。不少大学便因此奠立其巩固的地位，如位于工业区的工学院、财经区的商学院、法政区的法学院、人口密集区的医学院、海洋区的海事专业、高山区的天文专业、农牧区

的农学院，皆以因地制宜而取得胜算。反之，不识选择，徒事模仿，不免虚耗资源，事倍功半。

地尽其利也就是物尽其用的意思。校园内的各种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研究所、会议厅、运动场等，无不尽量开放。大学校园不是接待贵宾要人的殿堂，而是熙来攘往的学术活动中心，其折旧率愈高，其教育功能也愈大。

地尽其利另有重要的一面，就是筹划国际交流之时，必须考虑合作者的地利因素。世界各大学皆有其短长，故须认真选择交流合作的适当对象，否则难以取得借鉴超越的效果。多年前香港某大学得到某富商捐赠 50 万元，指定用于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结果由港方出资邀得美国某著名大学遣派一群师生去香港合办研讨会，所商定的专题竟是“香港的饮食文化”。笔者对校长说，该美国名校特以数学研究为出色，如改将赠款用于两校的数学课程与研究的合作交流，岂不更有意义？校长闻后若有所思，点头不语。

在国际接轨趋势影响之下，对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耗资不菲。如何实行地尽其利的原则，以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第四，大学须时尽其用。时光一瞬即逝，时机一去不回。大学的优劣，全视其师生能否善用时光而不浪费，以及能否及时把握良机而不流失。

先谈时间。不论贤智愚不肖，每天都有 24 小时可用，一秒不多，一秒不少；既买不到，也借不到。时间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能善用之，就如音乐家莫扎特（Wolfgang Mozart, 1756—1791），短短一生，名垂千古；不善用之，虽年达百龄，仍将一事无成。在大学里，谁都在忙，可是忙着做的是什么？请试作检讨：

用于应付 TOEFL 考试的时间（生）

用于应付六级英文考试的时间（师、生）

用于出版博士论文以外另外两篇论文的时间（生）

用于接受庞杂的港台式通识教育的时间（生）

用于种种开会的时间（师）

用于频频出差的时间（师）

用于阅读二三十篇学位论文及出席二三十个论文答辩的时间（师）

用于在山冈上或 2 000 亩校园中东西南北往来的时间（师、生）

用于解决费用问题和申请奖助学金的时间（生）

用于争取研究课题经费的时间（师）

用于争取出国升学或考察机会的时间（师、生）

用于解决毕业后出路的时间（生）

用于上网活动的时间（师、生）

用于享用电子游戏、流行歌曲等的时间（师、生）

其他

类似的活动，在任何大学都很常见，只是如果时间耗费过甚，便出现师生不务正业的危机。论者常说，今日的大学生刻苦耐劳，日夜忙碌，可是仍然欠缺创新能力，不知何故。其实原因十分明显：可以用于真正学习和思考的时间严重不足。当光阴大量虚耗在次要烦琐活动之中，还余下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真正的学问工夫呢？

仅是苦学外文（如英文）一项，就不知各校师生多付出几千个小时的光阴了。以此与不必学习英文的西方大学师生（英、美、加、澳）相较，中国学生明显处于不利的下风。可是国人对时间观念向来模糊，以为光阴用之不竭，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只要肯去“拼搏”，便一定成功。这是很谬误的！笔者建议：（1）确定将外文作为学术研究工具去学习；（2）委任由教育学、心理学和脑科学师生组成的队伍，专责研究实用的外文课程和有效的教学方法；（3）严格训练外文专任教师。实行以上的措施，应可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为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为他们保全启发智能的重要资源。

再说时机。进步快速的大学，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等大学，都以资讯灵通、判断准确和善用时机见长。于此另举一例：近年美国基督新教日见流行，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率以捍卫宗教教条为时尚。当宗教与政治混淆而为一之时，教育专业与科研系统的独立自主功能便受到干扰和破坏。大学里的生物科技研究多涉人类遗传基因实验，因此不断受到宗教界和政治界的抨击，进而自联邦政府到州县政府，纷纷立令禁止，以致不少生物科技项目被迫中止。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识见高远，迅速把握时机，人弃我取，临时拨出巨

款，承接计划，大开门户，欢迎各地生物科学专家转移阵地，加盟于其下的加州大学系统，继续未竟的工作。于是一时群贤毕至，精英咸集；加州大学各校区，顿时成为全国生物科研中心，而与该州电子科技的重镇硅谷，相互辉映。

另一实例为新加坡。45年前，这个东南亚岛国独立不久，从教育以至医药，处处以中国香港为模范。论资源与人力，更不能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比拟。幸而新加坡自始即由忧国忧民、饱学深思、高瞻远瞩、廉洁奉公的人物领导，遂能在动荡不安、列强环伺的劣境中生存，更能把握时机，竭举国之力，投资于电子、能源、水利及生物科技的研究与开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为邻的新加坡科学园，延聘国际一流的学者专家，依照聘约条件，分工合作，埋头苦干，纪律井然，成果卓著。科学园与该国的公私企业及大学系统，鼎足而立，支持国家建设，其发展之速，远非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所可企及，而与西方诸国及日本，傲然同列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中华民族正在发愤自强，贤良当政。振兴文教，此其时矣，大盛之期，指日可待。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是谋求事功的大业，其方向不容差误，其措施必须务实。大学所冀求的，绝对不是排名先后的虚荣，而应以发展学术科研的力量提高全国人民的素质、改良城乡社会的风习、增益农牧工商的生产、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训练医疗卫生的人才、推动文艺音乐的创作、促进各民族间的互信，俱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倾力支持全国大学践行务实的发展策略。当大学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和时尽其用之时，大学教育的学术理想和创新功能，自能发扬光大，而为世所矜式了。

于此，请读者开始研读由潘懋元教授主编的这本见解精辟、思考缜密的重要文献。



2010年仲夏于密歇根大学

序 二

2003年,在我所开设的“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的一次课上,博士生们对教育理论界所流行的“依附理论”提出质疑。课后又在周末学术沙龙中继续展开讨论,写成了一组文章,分别发表在国内几个教育刊物上,引起广泛的关注。我和陈兴德合写的论文《依附、借鉴、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以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创建与发展为实例,论证这门学科是“土生土长”,只是其后在发展过程中,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有所借鉴而已,但许多基本概念与观点,具有原创性,并非依附发展的。这篇论文,于2004年提交“北京论坛”,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得到杜祖贻教授的热情支持。

我同杜祖贻教授早在1987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认识了,其后虽常有交往,并曾特邀他到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作报告,但在学术观点上,尚乏深入交流。2004年的北京论坛,他也参加并作了报告,对汉语作为学术语言发表了一些观点;对我们的论点,他也深表赞同。杜祖贻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资深教授,在海外享有盛誉,洞悉国际学术利弊。得到他的赞许,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次年,他又建议厦大高教所组织人力,研究国际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拨款资助课题研究工作。

国际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广阔、深邃的研究课题。应从何着手?几经讨论,才确定以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路径为研究对象,以学术理念、学术语言、学术评价三个视角为切入点。在杜祖贻、魏维贤等教授的支持与指导下,以陈兴德为组长的课题组,经过近三年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完成了三个分组课题报告和若干篇专题论文,并于2007年2月召开专家咨询会,听取特邀专家们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在分组课题报告基础上,我们整理成本研究课题的总报告。这本专著,为避免重复,只编录总报告和15篇专题论文(这些专题论文经修改后陆续发表)。

对于学术理念、学术语言、学术评价等视角下的国际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不论是理论观点还是操作层面,都有各种不同见解,分歧错杂,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一致。即使课题组的成员,虽经过多次争论,在基本观点上达成一致,但细心的读者仍可发现,各篇专题论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

析以及表达分寸的把握上，并非完全相同。我们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学术研究原则，尊重“小异”的存在，也就是开启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例如：关于 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不能作为唯一的或者首要的学术评价指标，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是否可以作为学术评价指标之一、对学术研究工作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可供参考还是必须摒弃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这些“小异”的存在，正可留下继续探讨的余地。这本专书的出版，可能引起更多的讨论，更希望读者给予指教。

是为序。

潘懋元

2011 年 10 月 23 日